南漢文字略

南漢文字畧卷三

順德梁廷枏章冉輯

詩録

黄損有詠與建官室疏已入文録

公子行

春草緑綿綿驕驂驟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
醉花邊打鵲抛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
婦平地看神仙

讀史

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生家肥生孝子國霸有餘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烱闇上一半老儒眞

出山吟

來書初出白雲扃乍躡秋風馬走輕遠近留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其伊皋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

星座甚分明

書壁

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銷磨惟有門
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按東坡志林賀未老退歸遁去凡三十三年乃歸書壁上投筆而去此即書壁詩也全唐詩云與賀知章還鄉詩多同則此詩果爲賀作否不可知矣詳南漢書本傳考異損詩尚多剩句吟窗雜錄載樓閣纔運動勝敗便相隨又忽遇南遷客若爲西入心又往來三島近活計一甕容又三通明主詔一片白雲心又掃地待明月踏花

畧

迎野僧又水詣彭澤潤山憶武陵深又金錢冷光風宛轉錦袍紅潤雨霏微又高齋日月方爲道動合乾坤始是心零陵總記淡墻別業云傍水野禽通體白前盤山果半邊紅湖湘故事鸕鷀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又見古今詩話

張瀛

父碧有詩名瀛能世其學累官至曹郎

贈琴棋僧歌

我嘗聞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空色無法無空亦無滅吾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

寒灰冷燈畔吾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輸却藥法懷斟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

按雅言雜系瀛嘗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

趙損其先洛陽人光裔長子事先主官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南漢書

附光裔傳

琴歌

綠琴製自桐孫枝十年窻下無人知清聲不與衆樂雜所以屈受塵埃欺七絃脆斷蟲絲朽辨别不曾逢好手琴聲若似琵琶聲賣與時人應已久玉徽冷落無光彩堪恨鍾期不相待鳳囀吟幽鶴舞時撚弄鏗鏘聲亦在向曾守貧貧不徹賤價與人人不別前迴忍淚却收來泣向秋風兩條血乃知凡俗難可名

輕者卻重重者輕眞聾不聖士聾聖鳳皇啞舌鴟梟鳴何殊此瑟哀怨苦寂寞沈埋在幽户萬重山水不肯聽俗耳樂聞人打鼓知君立身待分義驅喝風雷在平地一生從事不因人健步穿雲皆自致不辭重拂絃上塵市塵不買多譏人莫辭憔悴與買取爲君一曲號靑春

歷長行也 原注辨其惑於無益之戲而不務恤民

紫芽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鬬不貧勞神運枯木且廢爲官恤悍獨門前有吏嚇孤窮欲訴門深抱寃哭耳厭人催坐衙早纔聞此戲身先到理人似愛長行心天下安平多草草何當化局爲明鏡桂在高堂辨邪正何當化子作筆鋒常在手中作法令莫令終日迷如此不治生民負天子

鍾允章有雲華御室記已入文錄

絕句

舊業分明桂水頭人歸業盡水東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人有釣舟

按吟窗雜錄允章有咏射句云金筈離絃、三尺電星鏑破的一聲雷

文丙全五代詩丙會官嶺南

羅浮山

羅浮多勝境夢到固無因知有長生藥誰爲

署

不死人根雖盤地脈勢自倚天津未便甘休去須棲老此身

蘚花

寂寞人偏重無心愧拄丹秋風凋不得流水泛應難怪石從教偏幽庭一任盤若逢公子顧重疊是朱欄

柳

何事動吟哦長堤翠色和垂陰千樹少送別

一枝多帶露籠彭澤搖風舞汴河只因隨帝

棺民力幾銷磨

牡丹

萬物承春各鬬奇百花分貴近亭池開時若

也姮娥見落日那堪公子知詩客筵中金琖

滿美人頭上玉釵垂不同寒菊舒重九只擬

清香泛酒巵

王定保有唐摭言序論已入文錄

畧

下第題長樂驛壁

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鎻杏園春楊花滿

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按定保第唐光化三年進士爲容管巡官

留仕南漢此詩蓋光化三年前作也

王詡南海人先主析縣爲咸寧常康遂爲咸寧

人舉乾亨初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南漢書

有

傳

獨不見

日晚宜春暮風軟上林朝對酒近初節開樓

蕩夜謠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持底誰見

許長愁成肢腰

蔣吉 全五代詩吉嶺南人

石城

繫纜石城下恣吟懷暫開江人撓艇子將謂

莫愁來

漢東道中

九十九崗遙天寒雪未消羸童牽瘦馬不敢

過危橋

大庾驛有懷

一囊書重百餘斤郵吏寧知去計貧莫訝偏吟望鄉句明朝便是嶺南人

旅泊

霜月正高鸚鵡洲美人清唱發紅樓鄉心暗逐秋江水直到吳山腳下流

樵翁

獵人深山信脚行慣當貙虎不曾驚路傍花發無心看惟見枯枝刮眼明

昭君冢

曾爲漢帝眼中人今作狂胡陌上塵身死不知多少載冢花猶帶洛陽春

聞歌竹枝

巡隄聽唱竹枝詞正是月高風靜時獨向東南人不會弟兄俱在楚江湄

謝字

蒼梧卽事

近岍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暴雨灘石走羣星水有瀟湘色猨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

林楚材 賀州富川人布衣南漢書有傳

怨詩

何處期郎遊小苑花臺間相憶不可見且復

乘月還

按雅言雜系楚材贈黄損云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

王言史

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

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飈竹簟移先澁蒲葵破復搖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饒眞汗絺如濯親床枕並燒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且因流金鑠難成獨

署

酌謠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纖條旅恨生烏潟

鄉心繫浴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

徐璽

綠珠渡

早出綠蘿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州城草芳

梁女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今人不見

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官南漢 亡入宋歷官兩浙

轉運使南漢書有傳

贈道士吳崇岳

楮爲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

按郡閣雅談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禮拜虛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渭贈以詩太平興國詔入京

周濆

全五代詩云濆渭之昆弟

重門曲

憔悴容華怯對春寂寥宮殿鎖閑門此身却

羨宮中樹不失芳時雨露恩

逢鄰女

日高鄰女笑相逢慢束羅裙半露胷莫向秋

池照綠水參差羞殺白芙蓉

廢宅

寂落畫堂空鎖塵荒凉庭樹暗消春豪家莫

笑此中事曾見此中人笑人

林衢 長樂人

題廣州光孝寺

開池曾記虞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絲絲縷未消痕

古成之 字亞奭河源人入宋登端拱二年進士卒官綿竹令南漢書有傳

憶羅浮

憶昔羅浮最上峰當年曾得寄仙蹤凴欄月色出滄海欹枕秋聲入古松採藥靜尋幽澗洗寄書閒仗白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

坡山

予元分古觀南鎮越王城五石空留穗羣仙不記名丹砂雖久鍊鷄犬自長生檻簇鰲頭

景門通鶴歷程烟霞沿砌起花木逐時榮古
井涵虛碧疏鐘入竹淸荒蕪延野色寒溜入
秋聲丹竈封苔老芝田積雨平風光齊岳麓
音信接蓬瀛願得身從此乘雲到玉京

按成之未仕南漢而當劉氏末誠晦半生隱於羅浮憶羅浮詩或入宋登第後作也

石仲元 字慶宗桂林七星山道士南漢書有傳

陽朔道中

平原翠削萬瓊瑰頓轡塵沙眼暫開文綱牽

人寧底急未妨得意看山來

按桂林府志仲元有句云石壓街斜出岸懸花倒生岸一本作崖

偕卿雲

舊國里

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暖生春早家貧覺歲長石房雲過濕杉徑雨餘香日夕竟無事詩書聊自强

秋日江居閑詠

寄居江島邊閑詠見秋殘草白牛羊瘦風高
猿鳥寒撿方醫故疾挑薺備中餐時復停書
卷鋤莎種木蘭

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

故園梨嶺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
邊地花雁南飛不到書北寄來賒堪羨神仙

客靑雲早致家

送人遊塞

署

去去玉關路省君曾未行塞深多伏寇時靜

亦屯兵雪每先秋降花嘗近夏生閑陪射鵰

將應到受降城

無名氏

羅浮山

四百餘峰海上排根連蓬島蔭天台百靈若

爲移中土嵩華都爲一小堆

附趙氏一首

寄情

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更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滅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按全五代詩題云趙氏南海人引全唐詩話云房千里初第遊嶺徼舉子韋滂自南海攜趙來擬爲房妾房不欲娶遂自納爲妾又全唐詩千里有寄妾趙氏詩一首序云余初上第遊嶺徼有進士韋滂邀趙氏而來爲余妾余西上京都謁於天官余乃與

畧

趙別約中秋爲會期趙極悵戀余乃抒詩寄情是趙趙氏曾爲千里妾千里行後湧乃白娶之故有百年無計待秋霜及阮郎纔去嫁劉郎之語然考千里以唐太和初第進士至梁開平初元已八十年湧會昌二年進士千里詩序稱湧進士則見趙氏時當在會昌二年後然去梁初尚六十年李雨村先生收此詩入全五代詩中不知何據今編南漢詩多採之故附錄而考證焉

先主石讖

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盡海承劉

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同尹來居口上山岫

護重重

廣州童謠

羊頭二四白天雨至

按已上三種解見南漢書後主紀

南漢文字畧卷三終

南漢文字畧卷四

順德梁廷枏章冄輯

附

閩祭劉隱文

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畧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禡牙

畧

控二十四州之緐難當二十八宿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淸波臺陟九層靡娓郭隗劒提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甘露金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軾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欵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

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界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跕鳶之水雖士鮪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者天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册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

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壞俄興孔氏之歌漢
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
鎮之不幸審知早塵輿國旋忝睦鄰雖瓊樹
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
期幽顯之驟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蘇
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爰蒙執手之
懽宏敘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殁益歎彭殤
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

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聶馳羔雁今遺藉繫伊人事之有玆顧痛傷而何極然則荀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忘初終幸明鑑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劉昌魯致楚書

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莅高三歲遇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堡于涼山因深爲塹憑高作

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泊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眾成呑噬之心僕常訓厲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逋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眾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為昔古公去幽竇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為推美僕雖顓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

文之業士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欵
干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維明公圖之
梁末帝命錢鏐進取海南劉巖敕
朕聞越紀亂常前王無赦懲惡勸善有國不
私眘罪惡以顯新在刑名而何逭其有身當
殊寵旣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速辜之
跡須行典憲仍令詰諸靖海建武等軍節度
使上柱國平南王劉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

尋賴其兄致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權念其尊奬之誠許繼藩宣之任乃自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司位同四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酬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都統四鄰後請封王南越貪饕斯甚踰僭無階朕每含容再申漫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迺罔思止足益恣凶狂妄稱漢室遺

宗欲繼尉佗醜迹結連淮海阻塞梯航徒惑
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
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
錢鏐志扶社稷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
舉誅夷之令用是俾爾元老討彼叛臣先行
奪爵之文爰舉擢凶之典劉巖在身官爵並
宜削奪於戲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
於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凶殘而必取念

染汚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恩實彼有滿盈
之罪凡百珍重悉體朕懷

南唐致劉鋹第一書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
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
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
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
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

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

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險於劒閣而蜀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淸野絶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

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
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饟道盡
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
日至足下兩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
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
足下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
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
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

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南唐致劉鋹第二書

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

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
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厥達誠素冀
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
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
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
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
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
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

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覩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

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黠閣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傲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忿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幾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

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

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若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

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劒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葢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劒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

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
者亟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
計禍不及慮福過之㝵以福者人之所樂心
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
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
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
議者必曰愼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
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淸野而絶其運

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

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牛馬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

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尚不得已而爲也因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鋤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

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

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斾

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銲侯貴國
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念
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
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
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
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
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
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

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愈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懷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迴

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以下各本所無皇帝宗廟垂慶淸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月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按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

然皆不載敘後十句蓋私體不敢以聞也
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
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云云今據補入又
按欽定全唐文以載於陸氏南唐
書者為第一書載於宋史者為第二書兩
書雖詳畧不同然詞意大段重複殊不可
解東都事畧所載書與南唐書多異而與
宋史則多同蓋節省第二書原文今不複
載十國春秋所載同宋史而中
少有刪減不知所據何書也

宋潘美等露布

臣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
王以之耀武今我國家仰稽元象大啟鴻基

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
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
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人皆照
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兇惡識本
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
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斫湯鑊之刑古未
曾有恨刀鋸之未快用鋸解之恣情臠割封
屠窮彼殘毒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蹐地以

稱冤衆心向明如望皎日皇帝仁心惻隱義
切救焚遂發于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仁武
遥稟廟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
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顛危尋差
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則設
詐藏姦潛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憑睿旨
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甲子到柵口去
廣只一程鋹乃頻遣寮佐往來商議漸無憑

準固欲旅延兼於諸路到處新出僞命文榜
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　己巳
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
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之
執迷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
戮無遺又分布師徒徑收賊界其劉鋹知城
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
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豕野之誅在州百姓

署

作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霑襟望

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

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垂之命殊方既

乂長成日月之回光濊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

閭詹敦仁復留從効問劉巖改名龑音義詩

伏羲初畫卦替顏乃制字點畫有偏傍陰陽

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

酷後習轉多忌或揆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
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
王意䨺蔄霣弄僻䛁盈寇癸異梁復踵其非
時亦迹舊事魒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鄙哉
仉脊名陋矣𢻯鷊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
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埀鳯㉠囝〇㕓
𢘑𤯔而坔𡕀圀及曌𠪚作史難詳備唐祚值
傾危劉龔懷僭僞吁嗟毒蛟蜚脾睨飛龍位

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慶學愧未宏來問

尋不棄可字難雄博擒文伏韓智因誦鄙所

聞敢布諸下吏

南漢文字畧卷四終